

三女性

687454

44.572
C1652

三个女性

郑彦英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三个女性

郑彦英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3插页 238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245册

*

ISBN7-5050-0053-6/I·27

书号：10355·1053 定价：2.40元



作者

目 录

秦川雨.....	1
轻 雨.....	21
蜜桃岭.....	40
大 火.....	57
山 虎.....	73
二八月、云飘飘.....	84
响响山谷.....	122
柳青青.....	144
火焰的旋律.....	155
皂角树下三家人.....	172
独臂山民.....	183
“豫北风味店”轶事.....	192
椿叶，从绿到黄.....	205
六月六.....	219
三个女性.....	232
七月七.....	247
留的水，流的水.....	267
落 英.....	287
冷 霞.....	313

秦 川 雨

高高的秦岭下，宽宽的秦川上，隆起一个馒头似的土塬。这就是养育了我又使我尝到人生的悲凉与温暖的家乡：壮汉塬。

我们这里的男人，大都长得虎背熊腰，不说一拳能打死一头牛，起码能打死一只羊。逢夏日，割麦碾场，男人们，特别是小伙子们都爱把那被阳光染成古铜色的油光闪亮的皮肤和那鼓着一个馒头似的胳膊、胸脯，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打着响亮的哈哈，甩出脆脆的鞭声。外乡人看不出原委，这里的壮汉能、壮汉多，可壮汉塬上留下多少光棍哟！

为了不使我走进光棍队伍，在我二十岁也就是上高中二年级那年，爸爸为我的婚事四处奔波，但对方稍一打听，或者悄悄看一眼我家那两间破旧的瓦房和被烟熏成黑色的、用玉米秆秆搭成的厨房，就会象吞下一只蝇子，倒几天胃。

为这，爸爸失望得淌了几回眼泪。那天吃饭时，他连碗都不端，呆呆地看了我半晌，说：“胖娃，从这起，一天吃两顿，一顿只做两碗饭。”

我吃惊地看着他：“你病了？两碗饭都不够我一个吃呀！”

“我好好的。”他还是呆呆地看着我，“咱得盖新房，咱得攒一大笔钱。”

哦！我也吃不下去了。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在这落后、贫穷的农村，一座气派的房子，可以遮掉人的丑、家的丑，引来想过富足日子的年轻女子。一大笔钱的彩礼，也可以抬高男人的地位，“买”到一个漂亮媳妇。可我……咳，谁叫我念了高中呢？谁叫我懂得了“爱情”两个字的含义呢？再说，硬从还不满的碗里往外扒钱，怕还没见到媳妇，我这身子就成柴禾了。咳，我的眼有点酸，我说：“爸，你想些高兴的事，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让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吊肚子！”

一听这话，他不看我了，喉咙口“咕咚”一声，“嗷——”一吸鼻子：“傻娃，你还不不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呢！”他微微摇着头，看着桌面子：“我的天爷，你咋不睁眼看看我呢？为啥就该我家绝后呢？”他背过脸去，一抹眼，沙着嗓子，“打听打听，哪里有灾荒，去讨一个，便宜。”

一听这话，我心里一震。听人们说，爸爸年轻时，比如今还穷，房顶全是草盖的，更不用说吃饱穿暖讨老婆了。那年河南遭灾，来了好多逃荒的，当一个身上挂着衣衫片片的年轻女子提着讨饭篮来到我们村时，在乡亲们的再三撮合下，哭哭啼啼地嫁给了我爸爸。但婚后，妈妈只知辛勤劳作，脸上从无笑容。爸爸知道自己的短处，就对妈妈百依百顺，才使这个家勉强维持下来。妈妈到了快四十岁上才生了我，又逢上那糠菜半年粮的六〇年，没等我满周岁，她就丢下我“走”了。只给我留下一个心酸而又充满希望的名字：胖娃。她希望我不象她那样挨过一辈子，她希望我有吃有穿，胖胖的、壮壮的，象个壮汉，别象爸爸当年那

么瘦……妈妈，可怜的妈妈！想起这些，我心里酸得很，叫爸爸别提这件事。

“好，不提就不提。”他咬咬牙，“胖娃，那你就攒劲儿念书吧，奔到大学里，就有指望。”

然而，幸运之门对我总是关闭着。我，落榜了。

看见村西头的明明接到了西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爸爸躺了一天，泪流了一枕头：“黑老鸦地，咋光给我院里厠呢？”

我不忍心听爸爸诉说，但也难免伤心。伤心之余，我痛恨自个脑壳里还有“无后为大”的封建残余，我咬咬牙：当光棍又怎么样呢？！

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天灾，又点燃了我心里那即将熄灭的火苗子。

—

一连几天的大雨，使秦岭山洪暴发，一夜间壮汉塬下变成一片汪洋。直升飞机来救护了，解放军来救护了，我们壮汉塬上的壮汉，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我和爸爸坐在土改时分浮财分到的一个全村最大的一丈二尺见方的大木涵上，用扬麦的木锨当桨，划向深水处。

水，平日那淡蓝色的、含蓄的、充满诗意的水，在这里完全是另一个脸面。看上去，是混浊的黄色，就连密集的两点打起来的水泡泡，也是黄色。黄色上杂乱地漂着柴草，漂着衣物，漂着淹死的牛羊、野兽……哦，我们发现了一截木头和两个人头！划到跟前一看，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可能是母女俩。两人嘴唇是青的，目光是呆滞的。爸爸一伸手，拉上了当母亲的。啊，她竟一丝不挂！

我连忙背过脸。

也难怪，她是在睡梦中被淹的呀！塘下的人睡觉，有几个穿衣服的？

爸爸连忙脱下他套在外边的衣裳裤子，递给她，又吼我：“愣咧？还不救人！”

我这才清醒过来，向那姑娘伸过手。可她就是不把手伸过来。她妈穿上衣服有了点生气，打着颤喊：“芳娃，还不上来？快！”

“不，不！”芳娃闭起眼睛，呛了一口水。在急促的咳嗽的颤动中，透过漂在水面上那散乱的黑发，我发现，她……她也光着膀子。

啊，怪不得！我连忙脱下自己外边的衣裳递过去，说：“你、你穿上，穿上再上来！”

爸爸见状，吼一声：“呆子！”推开我，一伸手抓住了芳娃的胳膊。芳娃在我背后边哭边穿上了衣服。

我听见爸爸喘着气问：“家里，还有人么？”

芳娃娘凄然回答：“除了我娘俩的身子，一根线都没咧。”

“噢——”爸爸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对我说，“往回划。”

二

家，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切实地感到一个富足的、舒适的家的重要，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切实地感到了我家的穷、破、旧。在街上，当芳娃母女瞅着两旁一家家的门楼子时，我立即想到，我家的门楼子是多么不入眼。当她们瞅着一家家的房屋时，我立即联想到，我家的房是多么寒伧。到了我家门口时，我真怕芳娃吃惊地问：“这就是你的家呀？”可她没吭气，她只是抬眼一瞅，就在爸爸那“快进屋快进屋”的热情的招呼声中迈进了门。

哟，我这时才发现，她是个美女子呢！匀称的身形，泛着淡淡红晕的脸盘，一前一后搭在肩头的乌溜溜的大辫子（可能刚才编的），她虽然穿着我的衣服，但也显出了少女的风韵。

爸爸把她们领进我的房间：“先坐先坐，先坐这板凳上。”他扯过那只两条腿摇摆活动的长条凳子，“我去拿两套干衣裳。胖娃，傻立着弄啥？提一桶水来，让芳娃跟她妈擦擦身子洗洗泥腿。”

我赶紧提了一桶水来，爸爸已拿来了两套旧衣裤，在炕边上放着。见我提水进来，爸爸把那发黑的布巾子往桶梁上一搭，“你洗，你娘俩洗，我父子过去。”没待芳娃和她妈回答，他返身关住门，和我来到他的房间。

还是爸爸想得周到：“给她们盖啥呢？”

哦，是的，我和爸爸盖的被子都是油渍麻花的。我不由搓起手，犯起难来。

爸爸眼睛一亮：“你姑给你缝的那床……”

噢，他不提我倒忘了。那是我姑给我缝的留着娶亲的新被子。给她们用？爸爸见我不语，眯着眼看我，仿佛我是家庭的决策者，而他则是那受难母女的全权代表。咳，我并不是吝啬呀，只是有点心疼而已。我咬咬牙：“好！”

爸爸连忙打开箱子，取出那床崭新的花被子，往我怀里一塞：“拿过去吧。”

她娘俩早已洗完，换上了干衣裳。芳娃坐在凳子上抽泣，芳娃妈一边抹泪一边扫炕。见我们来，芳娃妈忙不迭道谢：“她大叔，她大哥，你们的恩太重了，今生今世报不了，来生来世作牛作马也要报答。”

“快别这么说！”爸爸打断她的话，“塬上塬下的，你母女

能住我家，是我父子的荣耀呢！住在这儿就象你家，有啥支应的，尽管说。”见芳娃还在流泪，他又安慰道：“这女子，有啥伤心的？猪羊淹死了，算啥？毛片东西么！房塌了，衣物冲跑了，有啥？不就折了些钱财嘛！钱算啥？人身上的垢甲嘛！只要人精神，比啥都好！”

芳娃含泪点点头：“嗯。”

爸爸又叫我到隔壁屋，喜颠颠地搓着手：“你……她们那衣裳……你看，你是不是到镇上买点布去？”

“好！”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爬上炕，在炕角角的已经烂了箴的芦席底下，拿出一个油纸包包。这是夏里那一窝猪娃卖的钱，共卖了四十四块多，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俩只舍得称了一块钱的盐。

爸爸抖抖瑟瑟地数了半晌：“给，三十块钱，两丈布证，嗯——大方点。”

我心里咯噔一声，但还是接过了。

三

等我从镇上回来，已是掌灯时分。

院里是黑的，只有厨房里亮着灯。我就悄悄地站在门楼下的黑影处，看着灯影里的三个人。哦，多象一个温馨的家呀！

我不愿意打扰他们，我轻轻地走进她们房间，摸黑把买的布和鞋袜放在炕上，又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塑料梳子、一排发夹，还有一个鹅蛋形的小镜子，放在桌上。最后，我从布卷里抽出了两截半寸宽的头绳，这是水绿的底色上，缀着米星子大的红花的头绳，看着挺舒服。

吃过晚饭，我的耳朵老听着窗外的声音。

芳娃妈在和爸说话：“她叔，这些天，烧水做饭，洗洗涮涮的事，你爷俩就别管了，我母女揽了。”

爸爸嘻嘻笑：“嗯嗯。”

“哟，”是芳娃的声音，“这么多布，解放鞋，丝光袜，头绳，头绳！这头绳真好看！”

“哦，哦，”是芳娃妈的声音，“她叔，又要你破费了！这就不该了，咱都是下苦的庄户人，值这洋货么？我娘俩凑合凑合不就过去了！”

“那哪行？”爸爸还是嘻嘻笑着，“这两年日子开始好过了，起码能吃饱了。要在往年，咱想大方还大方不起来呢！”

我就在这时过去了。一进屋，芳娃妈就招呼芳娃：“快，还不谢承你大哥！”

“谢谢你！”芳娃高兴地看着我，那对大眼放着光彩，一身都透出了生气，刚来时那阴郁态一风吹了。

吃饭了，我家只有在来客时才用的小炕桌放在炕中央。小炕桌中央放着一盘炒鸡蛋，四角各放着一只大老碗，老碗里是那白白的、细细的、一筷子挑不断的面条。啊，这是我和爸爸很难吃到的。是她，还是她妈的手艺？

这样象一个家庭似地吃饭，我们四人都很陌生。开始都很拘束，我这狼吞虎咽的人这会儿也学着小口吃，细细嚼。

慢慢地，气氛活跃了，是从爸爸问她们的身世开始的。

芳娃妈叹了口气：“唉，六二年，她爸……去了，一身的皮都沁着青，菜吃得多了……”她哽咽了，爸爸也泪花花的，他可能想起了我妈去世时的情景。

“嗨！”芳娃妈一抹泪，“我母女俩总算熬过来了，这不，芳娃今年都高中毕业了。”

“高中毕业？”我忙问，“考大学么？”

芳娃一低头，脸红红的：“考了，没考上。”

她妈却很满足：“女娃家，能识文断字，就能显亮了。”

“那是那是，”爸爸连忙接口，“我这胖娃跟你芳娃一样，也是今年高中毕业，他就常开导我说，现时农村一步步朝高处迈，文化人少不了。话也应了，前几天队长都登门向他求教呢！”

芳娃笑了，转脸问我：“问你啥呢？”

爸爸的炫耀已使我脸红，芳娃的询问就更使我不好意思，我低着头回答：“配电上的事。”

爸爸又问芳娃妈：“女子毕业了，你咋打算呢？”

“嘿，”她妈看着芳娃，“想给她招个人呢，不知她……”

“妈！”芳娃满脸通红，伸手直扯妈的胳膊。

“吃饭吧吃饭吧！”爸爸一扬筷子发出了号召。于是，话头搁下，四双筷子一齐动了起来。

吃完饭，爸爸眯着眼，看看我，看看芳娃，说：“我们老年人再叙叙，你们年轻人到隔壁看书去。”

叙啥呢？我在心里问。但又不好开口，就拿了两本书，到隔壁去。

四

和一个大姑娘单独呆在房间里，我还从来没有过。我觉得脸比刚才更热了。

芳娃从我手里接过书，就坐在炕边翻开看。我看见她飞快地瞥我一眼。她想啥呢？她对我这不知底细的小伙子能没有戒心？她在寡母跟前长这么大，生活本身就教会她在各种环境中的自卫本领啊！

她大概想好了考察我的办法，就放下书，故意大大方方

地四周一看，对我说：“你们父子也过得好难啦！”

哟，这女子，毕竟是读书识礼人，不一般，开始投石问路了。

也是，不摸清我的心性，她能 and 母亲在我家安睡么？

为了尽早让她放心，我就故意轻轻松松回答道：“也惯了，没啥。我这毕业回来，很快就会缓过来。”我说话的时候，尽量把声音放得柔和些。

她看着自己的辫梢：“多亏你们救了命，又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我本想说：“没啥没啥。”但想到这样安不了她的心，就说：“当然，冒雨救人不会好受。再说，突然接待两个男人还好办，接待两个女人就难了，啥都没经验，干每一件事都挺为难，就怕伤了你们女同志那捉摸不到的尊严，又怕照顾不好使你们受屈。不过，我也并不是后悔，也并不是嫌弃你们，见了落难的人，哪个热血的人能袖起手看呢？”

这话显然打动了她，她嗯嗯地点了点头。半晌，她抬起头来说：“大哥……”她禁不住吸了吸鼻子，“我们寡母孤女过日子，难得不能再难了。抬手动脚，都小心又再小心。为避门前是非，我们尽量不求人。乡亲里，好人有，使坏的也有呢！象大哥这样的好心人，见得不多！”说完又低下头去，看起辫梢子。

我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下意识地挺了挺胸脯。哦，我终于取得了她的信任！

“咳咳！”门口一声干咳，爸爸进来了。他笑咪咪地迈进门，笑咪咪地看着芳娃：“芳娃，过那边跟你妈睡觉去，水那么一泡，够伤人的，明早起晚点。”

“嗯嗯。”芳娃感激地看着爸爸。显然，对我的信任增加

了她对爸爸的信任，她笑着说：“庄户人，骨头硬，没啥。”就出屋去了，脚步很轻，象是没踏在地上。

五

躺在炕上，我心里仍兴奋得不行，眼合不住，就睁开，看着黑乎乎的顶棚。眼前老是赶不开芳娃的影子。

“笃笃笃笃笃！”啥响？噢，爸爸用指头敲着炕席子。看来他也是兴奋得不行。

“笃笃，笃笃。”爸爸凑到我跟前，悄悄叫：“胖娃。”

“嗯。”

“我刚才给芳娃她妈说了。”

“说啥？”

“说……把芳娃嫁给你。”

“你……”我吃了一惊，我觉得身上的皮忽地一麻，万万想不到啊！我猛地坐起来，狠狠地捶了一下炕席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真老糊涂了。”呵，怪不得他白天对她们百般热情，原来他心里有这个小小九九呢！

他并不在意我的话，仍得意地说：“她妈感咱救命恩，再加上她手头如今没有一个针尖尖了，更没有个落脚安枕的地方，咱塬上地势也好，你又是高中毕业生，还有……咳，反正就同意了。”他“嘻嘻”笑了，“这媳妇好，赛过一村的女子呢！”

爸爸呀爸爸，你怎么这么糊涂又这么可笑呢？怎么说你呢？我尽量悄声地、平和地说：“芳娃是新社会长大的，有知识，通事理，象这样乘人之危，咱在她眼里就变成蚂蚁虫虫了，她明日准走。”

“不，嘿嘿。”爸爸看不见我的表情，还在得意，“她如今

手无分文，就是水退了，她想重建个家，能象吹灯那么容易？不说没钱买材买料，就那力气活，家有几个壮汉也得活脱几层皮，更不用说她两个弱气的女人……”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猛地截住他的话：“人家就是住到野地里，吃糠咽菜汤喝北风，也不会把身子和情感随便凑给一个人。芳娃是高中生，可不是塬上那些俗女子。”

“她也是人！”爸爸说，“她那肚子也要吃饭，她那身子也要穿衣裳，她那手也要用东西，当年你妈……”

“你你……”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拍炕席，“你咋没看看这是啥年月？还拿你娶我妈时比，那时候谁管百姓？现时有政府撑腰，有军队救护，咱不救她们就有别人救她们，咱家住不了就会有别的地方收留她们，咱村的学校不就腾出来了？水一落，国家资助一点，她们再下下苦，就会重建起一个家园。这年月人家落难还能落志？”

这话显然使爸爸受震了，他“咕嘟”咽了几口唾沫，也没说出一句话。他翻了一个身，又翻了一个身，停了半晌，呐呐地问：“你说，你说咋办？”

“咋办？明早赶紧给人家赔礼，要不，人家明天准走，看咱父子俩的脸面给哪里搁？看乡里人的唾沫不把咱淹死！”

“这……这……”爸爸声音变了，沙沙地，“哦，还……还不是为了咱刘家的香火……”

这话使我心里挺酸。香火不香火我不信那一套，但我毕竟是个年龄不小的小伙子啊！

我不吭了，手掌攥着炕席子。

忽然，隔壁传来哭声，嚤嚤的，凄凄切切的。哦，芳娃果然难受了。我立即感到心上有一根皂角刺在扎。接着，就听见她哭诉：“早知这样，还不如……”下面的话听不到了，

可能是她那贤惠的妈妈捂住了她的嘴。再也听不见她们的说话声了，只有那嚤嚤的哭声隐约传来。

爸爸毕竟还是个有情感的人，这弱女子的哭声使他坐卧不安，嘴里不住叨叨：“咋办呢？咋办呢？这黑天半夜的，又没法过去劝……”

我闷声闷气地说：“睡觉！”

六

天麻麻亮，我和爸爸就轻手轻脚地起床做饭。我们用白面烙了个大锅盔，熬了半锅金黄色的玉米糝糝，天就大亮了。

咦，她们怎么还不起来呢？我们的动作再轻，这“啪哒啪哒”的扯风箱声也会传进她的耳朵里呀！难道……我的心不由一提，昨晚想的一个方案我决定实施了。我到屋里写了一张条子，来到厨房，交给爸爸，轻轻说：“她们一开门，你就送过去，要不，就完了。”

爸爸捏着那条子，嚤嚤半晌，又把那条子看了看，咽了一口唾沫。他不识字，也没问我，显然相信了我。

我不眨眼地注视着她们的屋门。门刚“吱呀”一响，我就推了爸爸一下，爸爸一个趔趄，瞥了我一眼，去了。

我仍坐在厨房里，但看得很清楚。爸爸进屋后，眼睛看着地面。芳娃妈让他坐，他似乎没听见，他说：“芳娃，芳娃妈，这是我娃的条子，写着他的心思。”

芳娃妈接过了，递给芳娃。

芳娃一直不看爸爸，也不看她妈，只看着自己的膝盖。她妈动手敲了敲她的肘子，她才偏了一下头，接过了条子，没看，捏着。

“这女子！”她妈不依，“快看。”